

用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

中共晉中地委組織部印

用毛澤東思想
武裝起來的大寨黨支部

中共晉中地委組織部印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

用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

大寨的党支部，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的党支部，是一个始終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經得起任何风险的党支部。它領導大寨人民在虎头山上树起了自力更生、艰苦創業的革命大旗，創造了奋发图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寨精神。

大寨党支部成长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大寨党支部从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誕生后的十九年来，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大风暴的冲击，进行了一场接一場严肃的党内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这个党支部始終不渝地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打击了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組織的侵蚀，在斗争中鍛炼和考驗了党员，发展和壯大了自己。大寨的共产党员並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大寨的党支部也正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武器，才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寨人民革命的战斗堡垒。

大寨党支部十九年的经历告訴人們：一个生产大队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的大道能不能走好，关键不在于这个大队

有没有好的自然条件，更不在于这个大队有没有高明的技术，绝对不是这些。而是在于这个大队是不是有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是不是能够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大寨党支部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党支部，正象它领导大寨人民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寨之路一样，在建设党的农村支部方面，也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可贵的好经验。

在阶级斗争中建党

大寨党支部是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

大寨于一九四五年解放之后，一九四六年有了第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贾承福。

贾承福，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苦难的人。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扛长工、打短工，讨吃要饭，样样都有，就是没有幸福和欢乐。他对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是有仇恨的。正因为这样，当大寨解放以后，党号召农村的被压迫人民站起来，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时候，贾承福积极地参加了斗争。由于当时他表现得比较好，党才吸收他入了党。

但是，大寨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们是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的。他们和任何地方的地主、富农一样，对革命准备了反革命的两手——公开的武装反抗和隐蔽的“和平演变”的两手。当革命的红旗插到大寨时，他们知道一切公开的武装

抵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就施用了“和平演变”的手法。他們不惜一切地进行了活动，阴谋讓这面紅旗褪色。他們进攻的目标，就是大寨的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賈承福。

当时，大寨有一个叫李用中的人，这人开过二十多年毡房，雇过十来个長工和工人，是大寨有数的几家有錢人中間的一家。賈承福入党不久，李用中就假裝进步，迷惑群众，玩弄手段，托貧农宋勉妮当媒人，把自己的女儿許配給了賈承福的儿子。硬是和这个共产党员拉了个“亲家”。

剛剛觉醒的賈承福沒有经受住这场考驗。他被李用中的“亲家亲”迷了窍，蒙了眼，和地主、富农們攪到一起了。当时，本来急需要动员群众，发展党的力量，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而賈承福却关起了党的大門，不讓大寨有觉悟的穷兄弟們进来，竟依靠一批中农“领导”了大寨的“斗争”。

但是，大寨的地主、富农也罢，李用中也罢，他們可以把大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拉过去，却瞞不了大寨要革命、要解放的全体貧下中农，更瞞不了党的組織。終于一九四七年，大寨在上級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富农。也終于在轟轟烈烈的阶级斗争中，敞开了党的大門，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貧下中农中的第一批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了。

这些人是大寨貧下中农中曾經受剝削最深重的人，也是向封建地主阶级斗争中立场站得最穩、表現最好的人。他們中間，一个是賈进財。他是賈承福的亲兄弟。旧社会，賈进財整整給富农扛了二十五年長工。他房无一間，地无一壠，飽尝了旧社会的灾难痛苦。一个是宋立英。她是賈进財的患难妻子。当时，这个剛剛十八岁的年輕妇女，已经在富农賈登

元家当了八年丫头。在賈家，她忍受了人間最大的痛苦：挨打、受罵、忍飢、受餓；担負了一个孩子所不能担負的沉重劳动：滾碾、推磨、洗鍋、刷碗。她个子小，洗碗夠不着鍋台，要踩上小凳子洗。鍋台把她本来就很破旧的衣服磨得露出了肚皮，实在不能穿了，她去找賈登元的老婆要一块补釘，誰知这个母老虎却說：“肚皮还怕磨破？磨破了还能長出来，怕什么！”一个叫賈成才，也是苦水里泡大的苦人儿。这些飽受了旧社会被压迫苦难的人，在土地改革的暴风驟雨中觉醒了，他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挺起腰杆，向地主、富农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並且在斗争中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鋒战士。

大寨村的党支部就由他們組成了，賈进財被选为第一任支部書記。

大寨党支部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誕生了，它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过去受压迫最深重的农村貧农和雇农中間。

开展党内斗争 提高党员觉悟

毛主席远在一九三七年就說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經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又說：“我們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大寨党支部过去並不理解毛主席指示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們在执行党的建党原則的实践中，逐步認識了这些

指示是最英明正确的指示。

当一九四七年大寨党支部成立之时，大寨党支部絕大部分成員都是穷苦的貧下中农，这是他們能夠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成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好基础。但是，他們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是生活在阶级斗争之中。因此，出身好并不能保证他們不受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更不可能完全决定他們后来的行动。事实上，大寨有的党员确实受过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在那种思想影响下走了一段弯路。弯路走得最大的，就是那个入党最早的党员賈承福。

在土地改革之前就和李用中結成“亲家”的賈承福，虽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沒有出面替地主、富农說話，但他表現得很消极。斗争地主，他躲在一边不出面。当时因为大寨的党支部还没有建立，賈承福的錯誤也沒有受到批判。也正是因为他未受到教育，虽然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他和地主、富农的关系也沒有割断。李用中把自己的一对好棉鞋給了他。賈家的地主、富农們也和他續家譜：“咱們还是沒出‘五服’的本家啊！”听了这些，賈承福不但不觉悟，还洋洋得意，和地主、富农处得大叔長、二叔短的，更亲热了。

賈承福的行为，向年輕的大寨党支部提出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問題。怎样才能打退地主阶级对党的进攻，保卫党的純洁性和战斗性？共产党员要不要和地主、富农从思想上分家？

首先認識到賈承福和地主阶级打連連的錯誤的是陈永貴。陈永貴是在一九四八年年年初入党的。他並不是天生的革命战士，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原来也是一个农民。但是，他老老实实接受了党的教育，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改

造了自己的农民思想；並且他也老老实实經受了实际斗争的鍛炼，终于逐步成长起来，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陈永貴，老家本来是在昔阳县石山村，但他却是生在南山，長在后山。他出生在一个祖祖輩輩受苦的人家。他爷爷是穷得响当当的“受苦汉”。他父亲兄弟五个，全是扛長工的，全是被旧社会逼死的。陈永貴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得活不下去了，他爹又一担子把全家搬到了大寨。一九二零年遭年饉，他爹被逼得沒法活，又把他媽媽、姐姐和弟弟卖給了人。他也就給賈茂元家当了小長工。从那以后，陈永貴苦难的生活中又增加了新的苦难：沉重的劳动和地主富农的虐待。由于忍受不了殘酷的压迫，以后他不干了，又出外給人家下过煤窑，当过餅子舖的小伙計。但是，旧社会是富人的天下，穷人走到哪里也沒活头。陈永貴怀着满腔憤恨，东奔西跑，到头来还得回到大寨給地主富农当長工。一次，过年迎灯，按地主老爷們定下的“村規”，迎灯的人要从龙山上，虎山下。陈永貴就不干，偏从虎山上，龙山下。这一下，触犯了地主老爷們的“村規”。地主把陈永貴叫来，又是拳打，又是脚踢，一口一口往他臉上吐唾沫，还罰他第二天晚上重新迎灯。家里穷得要啥沒啥的陈永貴，怎能迎得起兩次灯？他只好把自己仅有的一条单褲卖了，去服地主老爷們的法。一年年，一月月，陈永貴心头就这样积累了对旧社会，对地主、富农的刻骨仇恨。但是这种仇恨还只是他对自己接触过的地主、富农的仇恨，还没有認識到这是阶级压迫。因此，那时，他对自己求得解放的道路并没有一个明白的、正确的認識。

教育陈永貴認識到阶级压迫和要解放就要鬧革命的是共

产党和毛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就出现在大寨村。游击队给陈永贵讲了共产党的主张，告诉陈永贵许多他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他们告诉陈永贵：他受苦受难不是因为生得时辰不好，更不是命里注定，而是被地主、富农和那些有钱人剥削的结果。但是，压迫人、剥削人的却不仅仅是大寨的地主和富农，而是由全中国的地主富农们组成的地主阶级，要求得自己解放，就要打倒整个地主阶级，打倒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把政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听了这些话，陈永贵就象拨开乌云见了青天，从心里爱上了革命。虽然当时离大寨十里地的昔阳城就是日本鬼子惨杀昔阳人民的大本营，鬼子兵又不断来大寨杀人放火，陈永贵还是积极地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到了大寨，在他的破房里落脚、开会，他替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动员群众交公粮。他不光在大寨活动，还经常到武家坪活动，连夜组织群众给游击队送粮食。参加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收获，是使他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使他懂得了阶级和革命是什么。

一九四三年夏天，陈永贵被敌人逮捕了。在监狱里，陈永贵遇到了一个被敌人逮捕的抗日根据地的区长，叫王居仁。王居仁在敌人残酷刑讯时，威武不屈，敌人打得越兇，他骂得也越兇。从王居仁的身上，陈永贵又一次受到了革命教育：要革命，就要有王居仁的硬骨头。以后，敌人一连刑讯了陈永贵七、八次，棒打、脚踩、折磨得浑身是伤，他咬紧牙关硬挺着。他不断地嘱咐自己：要象王区长那样，死也死个骨气！

敌人逮捕了陈永贵，急坏了大寨的穷弟兄们。区干部乔明元急中生智，想方设法，才把陈永贵救了出来。

一九四五年，大寨解放了。陈永贵乐得心里开了花。他想：解放了，政权夺过来了，穷人执掌天下了，革命成功了。但是，就在这时，党又及时地教育陈永贵：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最艰巨的长期的革命任务。解放，不仅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就连民主革命，也只是开了个头，往后的路还长得很，斗争还多得很。要他努力学习，努力参加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的教育使陈永贵对革命的認識更清楚了。以后，在党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他和大寨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们一道没明没夜地干工作。党号召开展反奸清算斗争，陈永贵就积极打头阵；党号召组织民兵，陈永贵第一批报名扛上了枪；党号召组织互助组，陈永贵第一批参加了互助组；党引导农民在大寨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陈永贵在斗争中带头诉苦，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

在那些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陈永贵更多地接近了党，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帮助，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

他第一次听说了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也第一次感到了毛主席的无比伟大、英明和正确。也第一次树立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闹翻身、闹革命，就一定要跟上共产党走，跟上毛主席走。

陈永贵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风浪里成长起来了。一九四八年，由贾进财同志介绍他入了党。

陈永贵抱着一颗火热的革命决心入了党。党组织又教导他：摆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並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

是一條鬥爭的道路。為革命，就不能前怕狼，後怕虎。該鬥爭的，就挺身站出來，為黨和人民的利益去鬥爭。陳永貴牢牢地記住了黨的教導。他入黨不久，發現了賈承福和地主、富農穿連襠褲的事。對這事，他堅決反對。但是，要不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呢？當時他有點發愁。後來，眼看賈承福越陷越深，貧雇農們對這事也議論紛紛，他可就再也忍不住了。他想：黨教導我們，為革命不能前怕狼、後怕虎。如今，地主、富農攻到家里來了，自己還能不理？于是他下定決心，就把賈承福和地主、富農打連連的事提到了黨員大會上。他說：“賈承福和地主、富農穿一條褲，這是個什麼問題？”當時的黨支部書記賈進財，首先認為陳永貴提的對。大寨的共產黨員們也猛然警覺了。

於是，大寨黨支部的第一場黨內鬥爭展開了。問題的中心是：共產黨員，要不要同地主、富農徹底劃清界限？要不要從思想上和地主、富農徹底分家？

黨支部召開黨員大會，對賈承福的錯誤展開了批判。誰知賈承福不僅拒絕檢查，還怒氣沖沖地說：“他媽的，這是什麼會，不開了！”用勁甩開門帘走了。許多黨員說：“這是鬥爭，是一個支部提倡什麼思想，反對什麼思想的大問題，不能由他！”於是，大家把賈承福叫回來，又開會。陳永貴和賈進財還跑到賈承福家里，一字一板地給賈承福念叨過去的事。他們對賈承福說：“舊社會，你十歲就給人家扛長工，你姓賈，人家認你是一家人嗎？沒有。今天，地主、富農為啥認你是一家？還不是因为窮人執掌了天下，想讓你替他們說話，保護他們的利益！”接着又連續召開黨員大會，對賈承福進行教育。就在黨內批判賈承福的同時，黨支

部又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地主、富农拉攏干部的阴谋。

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是关系到大寨党支部能不能坚定地革命到底的大事。在这个问题面前，党支部领导全体党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斗争。虽然拖了相当长的时间，到底还是使贾承福觉悟了，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这场斗争的严重意义绝不仅仅是教育了一个贾承福，而是使大寨所有的党员都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斗争使党员们认识到：能不能和剥削阶级从思想上分家，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真心闹革命的尺子。认识到：必须从思想上和地主、富农划清界限，不然，就没有党内的团结一致，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增强党组织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必须拿起这个武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

大寨党支部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了党内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同贾承福错误思想的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还远没有清理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当时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经营路线上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个是阶级路线上的依靠富裕中农倾向。

土地改革以后，党再三号召农村党支部，要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发展生产；广大翻身农民也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这时地主、富农却暗地里煽动一些富裕中农，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党的组织起来的路线相对抗。他们的主张是：“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这是一条十足

的資本主义道路。对于階級敌人的这一阴谋，当时剛剛誕生不久、斗争經驗还不丰富的大寨党支部，一时却没有識破，真的大搞起商业活动来了。斗争地主得来的大部分粮食沒有給貧下中农分，却投入了自办的供銷合作社，大批大批向河北的邢台市販賣瓜子，又从那里大批大批往回販棉花，然后再零售出去。为了賺錢，甚至把过去做过买卖的地主、富农都派到邢台市当“庄客”去了。这些牛鬼蛇神一出籠，大寨就走上了投机倒把的道路，賣給群众的棉花，外边好，里边却又是水又是沙。不仅做买卖，还組織劳力挖煤，要开煤矿。当时，总共五十来个劳动力的大寨，光这种“副業”就長期用了二十五个。一时搞得烏烟瘴气，弄得名声很大。周圍村的一些富裕戶說：“武家坪的意見，大寨的生产，金石坡的剧团，留庄的寺院。”意思是多和好。其实，大寨搞了商业，生产却受了損失，階級出現了兩极分化，有些翻身戶又开始出賣土地了。

在经营路綫上走了富裕中农提倡的道路，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又走了依靠富裕中农的路綫。大寨的互助組正在发展的時候，富裕中农嫌貧下中农底垫少，劳力弱，怕吃了亏，想走个人发财致富的老路。他們一下拉出去，另外成立了一个“好汉組”。有个別黨員也糊里糊涂参加了“好汉組”，不和貧下中农在一起了。

又一場严重的斗争摆在大寨党支部的面前了。但是，这时的党支部已经不再是一九四七年的党支部了。一方面，参加了批判賈承福錯誤思想的共產黨員們，已经学会了遇事問几个为什么。另一方面，上級党組織也一再傳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指出在土地改革后，領導广大农民走組織起

来的道路，是每一个农村党支部的重要任务。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寨大队的支部委员们又一次把问题提到党员大会上，要大家讨论：搞买卖赚下的钱是什么钱？大寨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听富裕中农的话，赞成做买卖，带头做买卖，不管翻身的阶级弟兄，是不是个立场问题？于是一场大辩论在党内又展开了。党员大会一连开了好几次，每次都要开到深更半夜，党员们在会上吵得面红耳赤。总归，真理是不怕斗争的，最后驳倒了“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谬论。一致的認識形成了：主张丢了生产搞买卖，投机倒把，这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靠剥削赚下的钱，只能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而不能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革命的财富，使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大寨支部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飞跃。

随着一个正确的结论诞生了：把劳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商业收摊子，煤窑停工，把派出去做买卖的地主、富农撤回来，让他们在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

在党内斗争激烈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县委派驻大寨的工作组，又给党员们反复讲解了党的组织起来的政策，告诉他们：革命，在农村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只有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团结中农，才能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党支部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一心听党的话，听县委的话，坚定不移地保卫了党的阶级路线。党支部把十户贫下中农串连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在这十户中，除过陈永贵和一九四八年入党的赵大和外，不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就是十几岁的娃娃，村里人把它叫做“老少组”。起初，一

些人还看不起这个“老少組”，后来，党支部批判了資本主义的經營路綫和把富裕中农当作依靠对象的錯誤之后，一些党员認識到党支部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方向。

撤了买卖，党支部领导大寨人民大鬧互助合作。村里的气氛变了，地主、富农也悄悄下地劳动了，人們把心思操在土地上了。秋后，党支部领导的“老少組”，粮食亩产达到了一百九十斤。比那个富裕中农組織的“好汉組”每亩多打了三十斤粮。这时，党支部又組織党员們对这个結果进行了分析。原来，“老少組”是真心实意听党的話，鬧互助生产，所以干得卖力气，地也种得好。“好汉組”的中农們就不一样了，他們心眼里的鬼多，都怕吃了亏，名义上是互助，實質上是单干，結果大騾大馬的，反而产量低。这一下，絕大多数共产党员們才彻底明白了：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非依靠貧下中农不行。大寨党支部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中，革命的思想又一次战胜了資本主义思想。

从批判賈承福的錯誤思想的斗争、反对資本主义經營思想的斗争和反对依靠富裕中农的斗争中，大寨的共产党员們受到了革命的战斗的訓練，每个人阶级觉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賈进財这个老共产党员，发现了陈永貴这样优秀的接班人，在一九五二年秋后，他几次建議党支部，把陈永貴选为党支部書記。大寨的共产党员們也早已把陈永貴确认为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自然同意了賈进財的建議“讓賢”。从此，大寨党支部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了。

就在党内斗争和互助合作迅速发展的那些日子里，大寨貧下中农中又涌现出一批革命分子。他們都是从旧社会的苦生活里掙扎出来的人，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爱憎分明，坚强

勇敢。党支部对他们经过反复的教育与考察之后，吸收了
旧社会受苦最多、解放后表现积极的賈承讓和高富蓮入了
党。大寨的党在斗争中发展了。

始終坚持階級斗争

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
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革命理論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
人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大寨党支部，在斗争中認識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的偉大
意义。他們認定，共产党是领导人民鬧革命的，共产党员必
須首先成为一个革命派；如果共产党员不是彻底的革命派，
就不可能建設一个革命的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
到底。因此，大寨党支部就把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不断
地批評各种錯誤思想傾向，提高党员的革命自觉性，教育党员
成为真正的革命派，列为党的建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內容。

陈永貴当支部書記，正是大寨经历一場更加深刻的階級
斗争的时期——合作化时期。一开始，党就明确地指出：土
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但那不过是以打倒封建地主
階級为中心的民主革命，对于广大农民來說，那个革命是容
易接受的。而合作化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逐步消灭以私有
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革
命运动。在这一場革命斗争中，资本主义势力必然要进行頑
强的反抗，而且也必然会在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这种社会

上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因此黨內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那個時候，大寨的共產黨員遠沒有認識到黨的這一教導的嚴重意義。那時，許多人認為，大寨已經實行了土地改革，經過了反對資本主義經營路線的鬥爭，清算了黨內的封建思想和個人主義小家庭思想，在合作化這一關上不會有什麼重大鬥爭了。他們低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因此，試辦農業社之前，他們不僅沒有在黨內進行認真的思想教育和前途教育，提高黨員的社會主義覺悟，就是在群眾中，也沒有進行細致認真的發動工作。直到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的那幾天，鬥爭逼在眉睫的時候，他們才看到了問題是這樣嚴重，才發覺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他們沒有認真地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去工作，才重新從開展階級鬥爭入手領導合作化運動。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合作化運動一開始，大寨就傳出了許多怪話。有人說：“合作化還不如不合作化，一家人還吵咀打架哩，這麼多人攪在一起，還能有好事？”還有人說：“一家十五口，七咀八舌頭，辦上那麼大的合作社，狼多肉少，還能有個好！”就在這時，對合作化運動，大寨黨支部內也出現了以黨員賈承巨為代表的反對派。

賈承巨是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後入黨的。他出身於一個極貧困的農民家庭。他爹、他媽都是在舊社會餓死的。他兄弟三個都要過飯，後來靠扛長工活命。解放以後，他積極地參加了村里的反奸反霸鬥爭，參加了土地改革的鬥爭。由於他在歷次革命鬥爭中愛憎分明，立場堅定，支部才吸收他加入了黨。但是，賈承巨的革命要求是不高的，土改後分了